

赵元任与冷杉《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译本对比分析

梁可欣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4日

摘要

儿童文学翻译需要在保留文学内涵的同时兼顾趣味, 因而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蕴含大量西方民俗典故、宗教文化意象与文化背景, 对译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功能对等理论、关联理论和译者显身理论为框架, 选取赵元任与冷杉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两个经典中译本为研究对象, 对比分析在“无厘头(nonsense)”表达的翻译中, 赵元任的“形式再创”与冷杉的“内容解释”何者更能实现文化层面的功能对等。研究发现, 赵元任在译本中更倾向于显身, 他的“形式再创”虽然在表层增加了中文读者的阅读难度, 但从功能对等理论来看, 恰恰更精准地复刻了英语母语读者面对“无厘头”文字时既困惑又新奇的阅读体验, 使目标语读者获得了与源语读者本质上相同的审美感受。冷杉的“内容解释”策略虽然提升了可读性, 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原作的“无厘头”文字游戏本身。两种策略的取舍本质上是不同的侧重: 是还原异域文学的陌生感, 还是优先服务于目标语读者。本文认为, 在这一取舍中, 赵元任的路径为儿童文学中“无厘头”成分的翻译提供了新的启发。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镜中奇遇记》, 译者的显身, 功能对等理论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Zhao Yuanren's and Lengshan'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Kexin Li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9,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4, 2026

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needs to preserve literary depth while capturing the playful character of the origina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contains a wealth of Western folk allusions, religious cultural images and unique backgrounds, imposing greater demands on translators.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Relevance Theory and Translator's Visi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selects two classic Chinese versions of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translated by Zhao Yuanren and Leng Shan as research objects. It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for the textual "nonsense" expressions, namely Zhao Yuanren's "formal recreation" and Leng Shan's "content interpretation", and explores which strategy better achieves cultural-level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Zhao Yuanren presents a prominent translator's visibility in his version. Although his "formal recreation" strategy increases the reading difficulty for Chinese readers at the superficial level, it precisely reproduces the confused yet novel reading experience that native English readers encounter when engaging with the original nonsense wordpl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enabling target-language readers to acquire aesthetic perceptions essentially identical to those of source-language readers. By contrast, while Leng Shan's "content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enhances readability, it substantially dissipates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nonsense wordplay.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ssentially reflects distinct translational prioriti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foreignness of exotic literature versus the prioritization of target readers' acceptanc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in such translational trade-offs, Zhao Yuanren's translational approach offers innovative insight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nonsense element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Translator's Visibility,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是英国儿童文学经典之作，全书语言诙谐灵动，充满奇幻与荒诞的色彩，同时又暗含哲学深意。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已被译成多国文字，中文译本也不在少数。在众多中译本中，赵元任译本与冷杉译本极具代表性。在赵元任的译本中，他自创了大量新词，通过融入方言语调，巧用各类翻译手法，极力还原原著的荒诞文字游戏。他的译本因精准复刻原著神韵、趣味广受赞誉[1]，但也有人批评他的文字晦涩，不适合儿童阅读。冷杉的译本则站在当代青少年的角度，采用更为忠实和本土化的翻译策略，同时附有大量的文内注释，使得译文流畅易懂。两个译本的诞生时隔近百年，本文将从新造词和文化负载词展开对比分析，探究两位译者分别如何处理原文本，以产出面向中文读者的译文。

2. 理论框架

本文的对比分析将依托核心翻译理论展开，分别为尤金·奈达 (Eugene 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 (Functional

Equivalence)、丹·斯珀伯(Dan Sperber)与黛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和韦努蒂(Venuti)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认为,译文带给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应当和原文带给原文读者的感受保持一致。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学者赵元任与冷杉都需要判断:哪些地方可以保留原文表达,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还原原文的表达效果。丹·斯珀伯与黛尔德丽·威尔逊提出的关联理论认为,译者应当追求阐释相似性(Interpretive Resemblance),而非形式对等。根据韦努蒂的理论,译者隐身,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外来文化,抹杀了原作异域色彩;译者显身,能够保留原文的陌生感,给读者以新奇的文化感受。功能对等理论与关联理论都支持翻译以传达文意、还原阅读效果为首要目标,而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则强调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域特色的重要性。以上理论将用于分析两位译者各自的翻译侧重与客观限制。

3.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赵元任与冷杉译本对比分析

3.1. 新造词的翻译

新造词指灵活运用语言,创造新词、新表达方式或是赋予词语新含义,常常通过巧妙变换词素、读音或词义来实现。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中,词汇创新能够提高文章趣味性,激发读者想象力,使读者身临其境。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以大量自创词汇闻名,比如新造词(neologisms)——“slithy、mimsy”与拼合词(Portmanteau)——“chortle、galumph”。这些充满趣味的词语给译者带来不小的挑战:词典中并没有给出固定释义,只能结合上下文和读音联想推测含义。翻译研究认为,处理这类自创词汇,需要兼顾两点:一是贴合原文的形式,二是在译文中还原原文的幽默效果。卡罗尔的作品高度依靠生造词语和趣味表达来搭建故事中的奇幻世界,因此对创新词汇的处理方式是翻译的核心难点之一。

卡罗尔创造的无厘头怪词(nonsense words)十分考验译者的巧思,以第一章中题为 *Jabberwocky* 的著名诗歌为例,诗中提到了多种怪异生物,极力渲染恐怖神秘的昏暗氛围,将艰险的屠龙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下文截取了这首诗的前两小节,并就赵元任与冷杉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

Jabberwocky

Tw'as brillig, and the slithy toves

Did gyre and gimble in the wabe:

All mimsy were the borogoves,

And the mome raths outgrabe.

“Beware the Jabberwock, my son!

The jaws that bite, the claws that catch!

Beware the Jubjub bird, and shun

The frumious Bandersnatch!” [2]

——摘自 *Jabberwocky* 前两小节

胡言乱语

下午,有个滑溜溜很活跃的怪东东,

在草地上转圈还钻孔。

菠萝鸟吡毛缩脖邈邈又可怜，
绿毛猪回家迷路气得闹哄哄。

“留神怪兽，我的儿，
它齿尖爪利像钢钳儿；
还要提防揪拔揪拔鸟儿，
并躲闪发狂的班德尔老仙儿。” [3]

——摘自冷杉译《镜中奇遇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炸脖豸

有(一)点天里，那些活济济的獬子
在卫边儿尽着那么跌那么覷；
好难四儿啊，那些鸩鸩鸩子，
还有蒙的猪子恁得格儿。
“小心那炸脖豸，我的孩子！
那咬人的牙，那抓人的爪子！
小心那诛布诛布鸟，还躲开
那符命的般得瓠子！” [4]

——摘自赵元任译《走到镜子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1.1. 形声造字法

汉字通常依托“六书”六种造字法则构形，分别为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与形声；其中形声造字法覆盖超八成汉字。此类文字称作形声字，由表意构件与表音构件组合而成：一部分为意符，通常提示该字的词义、所属事物类别；另一部分为声符，用来暗示读音。

如表1所示，赵元任在译本中充分运用了这套形声造字逻辑[5]。以“Brillig”的译法为例：他将该词拆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取汉字“白”，“白”本义代表光亮、洁白，契合原文语境下午四点天色尚明亮的画面，能够为读者构建视觉意象；同时“白(bái)”的声母为b，与原词brillig首字母发音形成呼应。下方搭配四点底“灬”，“灬”本义关联“热、烹煮”，恰好对应原文释义“下午四点，正是开始烹制晚餐的时辰”。

原文中“toves”指形似獾、蜥蜴的奇幻生物，而在中文中，反犬旁“犛”专指四足走兽类动物。赵元任自造新字时，也沿用了“犛”这一意符。“gyre”词义为盘旋、打转，他选用“足”字旁作为意符，引导读者联想到足部回旋、走动类动作。同样地，他所译的“borogoves”和“raths”两个词也充分考虑了原文作者的本意，分别取“鸟”和“犛”作为偏旁，让读者自然联想到动物的形态。而冷杉译本“菠萝鸟”“绿毛猪”呈现出不同的翻译思路。其译文直白通俗、易于普通读者理解，但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来看，译本弱化了原作特有的无厘头荒诞文字特质，虽然使得易读性大大提升了，却也致使中文读者无法获得英语母语读者同等的“无厘头”阅读体验。

关联翻译理论将翻译定义为语用推理过程，包含两大翻译策略：阐释型翻译，侧重灵活重构语言、保留原文核心表意；显化型翻译，旨在把文本隐含信息明晰化，降低读者理解门槛[6]。阐释型翻译追求功能对等，而显化翻译更适用于受众缺乏异域文化背景知识的跨文化交际场景。赵元任译本归属于阐释型翻译，冷杉译本则属于显化型翻译。赵元任的译文融入大量新造词，同时也注重原作情绪的传递，如“Jabberwocky”一词的翻译中选取“炸”字，使得原文作者描绘的会喷火的凶恶之龙跃然纸上[7]；在冷

杉的译文中，作者原创的荒诞生造词均被赋予通顺易懂的常规语义：文中出现的 *brillig*、*toves*、*gyre* 等词汇，分别被译作“下午”“怪东东”“转圈”，丢失了原作刻意营造的荒诞感。归根结底，虽然两人使用的翻译手段不同，但赵元任和冷杉都力求让中国读者能读懂卡罗尔笔下的幽默。

Table 1. Comparison of translations of neologisms in *Jabberwocky*
表 1. *Jabberwocky* 中新造词译文对比

英文原文本	词性	文中释义	冷杉译文[3]	赵元任译文[4]
Brillig	名词	“……下午四点钟——就是开始烤制晚餐食材的时候”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the time when you begin BROILING things for dinner [2].”)	下午	点
Toves	名词(复数形式)	“长得有点像獾、蜥蜴、螺旋开瓶器的混合生物……模样古怪。它们把巢筑在日暮底下，还以奶酪为食。” (“Something like badgers/lizards/corkscrews...curious looking creatures...they make their nests undersun-dials—also they live on cheese [2].”)	怪东东	獮子
Gyre	动词	“像陀螺仪一样不停打转。” (“To go round and round like a gyroscope [2].”)	转圈	跌
Mimsy	形容词	“虚弱又凄惨(这又是一个拼缀词，你看)。” (“flimsy and miserable (there's another portmanteau for you) [2].”)	邋遢又可怜	好难四儿
Borogoves	名词(复数形式)	“一种瘦弱寒酸的鸟，羽毛四下支棱着，活像一把湿漉漉的拖把。” (“a thin shabby-looking bird with its feathers sticking out all round— something like a live mop [2].”)	菠萝鸟	鸺鹠 鸺子
Raths	名词(复数形式)	“一种绿皮猪类生物。” (“a sort of green pig” [2])	绿毛猪	猪子
Outgrabe	动词	“介于低吼与哨声之间，中间还夹杂着类似喷嚏的声响。” (“something between bellowing and whistling, with a kind of sneeze in the middle [2]...”)	(气得) 闹哄哄	恹得格儿
Jabberwock	名词	未给出文中释义，可以推知是尖牙利爪、眼冒火焰的恶龙 (“The jaws that bite, the claws that catch/ The Jabberwock, with eyes of flame [2]”)	怪兽	炸脖魔
Jubjub bird	名词	未给出文中释义，可以推知是危险的鸟类	揪拔揪拔 鸟儿	诛布诛布鸟
Frumious	形容词	未给出文中释义，应为 <i>fuming</i> 与 <i>furious</i> 的拼合词，意为凶狠狂暴的	发狂的	符命的
Bandersnatch	名词	未给出文中释义，可以推知是类似于上文中的恶龙 (Jabberwock) 的凶猛怪兽	班德尔 老仙儿	般得瓠子

3.1.2. 音译与意译法

在新造词的翻译中，除了可以运用上文提到的形声造字法，关注不同词语之间的语音关联特征，在必要时音译与意译的方法也是一种翻译选择[8]。对于 *Jabberwocky* 这首诗而言，赵元任和冷杉的译本里都有大量自创词汇，虽然是生造新词，但它们的中文发音与英语固有词汇相近。

举例而言，作者在书中借人物之口解释 “*slithy*” 是 “*slimy* (黏滑的)” 与 “*lithe* (灵活柔软的)” 的拼合词，同时就形式而言，读者也能联想到 “*slither* (蜿蜒滑行)” 一词，由此传递出顺滑、似蛇游走的意象；“*mimsy*” 是 “*flimsy* (单薄的)” 和 “*miserable* (凄惨的)” 的拼合词，隐约带出孱弱、易碎的意味。针对这类原文，两位译者都部分进行了创造性音译，但对不同词汇的策略选择存在差异：将 “*Jubjub bird*” 分别

译作“揪拔揪拔鸟儿”与“诛布诛布鸟”，都采用了音译和字面本身意思“鸟”；冷杉译“borogoves”为“菠萝鸟”，采用音译和意译的方式，而赵元任译为“獬子”，则是形声造字的方式；同样的，“bandersnatch”的冷杉译文“班德尔老仙儿”采取音译和补充的方式，赵元任的译文依然沿用了形声造字的译法。对于“outrage”“furious”两个词，冷杉更多采用意译的方法译为“(气得)闹哄哄”“发狂的”，赵元任则使用音译法译为“怏得格儿”“符命的”的原创表达。

本书作者卡罗尔的文字游戏给翻译带来了独特难题：同音现象具有极强的语言专属属性，在目标语中往往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赵元任与冷杉二人均通过创造性的方法，在译入语中将原文替换为发音相近的词汇，同时融入个人理解，尽力保留原作的荒诞与趣味。

3.2. 文化负载词中译者的显身

译者的显身在处理富含文化专有信息的文本时显得尤为关键。仅依靠直译往往无法传递特定时代背景下原文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内涵[9]。在此类文本翻译场景中，译者需要主动做出取舍：对绑定特定文化的元素，是本土化改写、补充注释，还是重新进行创造；这些选择会不可避免地暴露译者自身的解读视角，让译者形象显现于译文之中。译者显身度与文化专有信息二者的相互制衡，是翻译实践中至关重要的研究维度，对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这类充斥语言游戏、文化特色内容的作品翻译而言更是如此。

“Look on the branch above your head,” said the Gnat, “and there you’ll find a Snap-dragon-fly. Its body is made of plum-pudding, its wings of holly-leaves, and its head is a raisin burning in brandy [2].”

—Lewis Carroll’s original text

那蚋虫儿就说，“你瞧瞧你头上的树枝子，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冬蜻蜓。它的身子是一个布丁做的。翅膀是冬青树的叶子做的，它的头是一个才蘸了勃兰地点着了的葡萄干儿[4]。”

——摘自赵元任译文

“瞧你头顶上的那根树杈儿，”蚊子说，“你会发现一只金鱼草蜻蜓。它的身体是用葡萄干布丁做的，翅膀是用冬青树叶做的，头是一粒泡在燃烧的白兰地酒里的无核葡萄干儿[3]。”

——摘自冷杉译文

面对承载文化内涵的文本，赵元任与冷杉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原文的“snapdragonfly”一词为例，在现实生活中，蜻蜓是夏季生物，此处赵元任将其译作“冬蜻蜓”，能为读者营造出浪漫童话氛围，同时却未能揭示词汇背后蕴藏的文化典故。在冷杉的译文中，他拆分出核心词根“snapdragon”，采用该单词本身的字面义“金鱼草”(花朵形似龙张开大口，捏住花瓣会“咬合”)，为读者想象文中“Snapdragonfly”的外形提供了具象参照。除此之外，冷杉在译文旁附加注释，详细介绍了维多利亚时期风靡英国的“Snapdragon(抓葡萄干游戏)”的规则，与后文“泡在燃烧的白兰地酒里的无核葡萄干儿”形成呼应，帮助读者完整掌握背后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该游戏中，葡萄干等干果浸泡在盛满白兰地的大碗里，而后点燃酒水，参与者需徒手从火焰里抓取干果吃下。冷译所用动词“泡”精准契合游戏流程；而赵译选用的“蘸”容易造成歧义，会让读者误以为是玩家先拿起葡萄干，再蘸取酒水，最后手持葡萄干点火。

“Tweedledum and Tweedledee
Agreed to have a battle;
For Tweedledum said Tweedledee
Had spoiled his nice new rattle [2].”

——摘自 Lewis Carroll 原文

“腿得儿敦跟腿得儿弟，
他们商量好了打一架，
因为腿得儿敦说腿得儿弟，
他毁了他的新的花啦啦[4]。”

——摘自赵元任译文

“对头啾和对头啗
双方同意打一仗；
因为对头啾说对头啗
把他的漂亮新拨浪鼓弄得哑了噪[3]。”

——摘自冷杉译文

两位学者对同一首童谣截然不同的译笔，折射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与韵律处理思路。赵元任的译文诙谐通俗、口语感十足，诵读节奏感极强；他采用“腿得儿敦”“腿得儿弟”，穿插“花啦啦”等生动拟声词，复刻出原文朗朗上口的童谣语调。这种处理方式高度贴合原作奇幻轻快、韵律感十足的特质，读来如同本土童谣，读者几乎感受不到译作的生硬痕迹。冷杉则通过译注补充了相关背景，他在注释中说明了选取“对头啾和对头啗”译法的原因，故事渊源是18世纪20年代两位作曲家之间的激烈论战。

在“Had spoiled his nice new rattle”一句的处理上，冷杉译为“漂亮新拨浪鼓弄得哑了噪”，而赵元任译为“他毁了他的新的花啦啦”，前者在保持忠实于原文，将“rattle”译为“拨浪鼓”的同时，还补充了拟人化的修辞“哑了噪”，风格活泼，充满童趣；而后者将其译为“花啦啦”，深入融合了“拨浪鼓”的声音，同样也使得画面生动，丰富听觉感受。译文会受到所处时代的文化规范与读者阅读期待的约束[10]：冷杉遵循和平年代儿童文学创作规范与标准，译为“弄”字，更多地关注修饰对象“拨浪鼓”的拟人动作带来的童趣，发挥其教化作用[11]；而赵元任身处白话文运动时期，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倡导表达的解放与革新，作为积极的实践者之一，在他的译文“毁”字中，可以观察到白话文运动所追求的语言“力量感”。相较于冷杉的“弄”字(将主动破坏转化为中性动词)，赵元任的“毁”字有明确的“破坏、损坏”语义，同时保留了两方争吵中“破坏与被破坏”的情绪张力，在语言力度上与原文“spoiled”形成对等，这实际上是译者对译文尺度的把控[12]。

4. 结论

赵元任与冷杉的译本各有鲜明长处，体现出二人在《镜中奇遇记》译介工作中不同的翻译侧重，均为儿童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翻译实践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研究范本。考虑到该书目标读者中有大量儿童群体，冷杉译本的优势在于易读性，同时译本配有详尽的注释与补充说明文字，能够极大降低读者的理解难度，但是也应当考虑到注释说明与连贯的阅读体验之间的平衡问题。若是以功能对等理论为评判标准，我们需要思考：当原文本身就是“语言的游戏”时，什么是真正的功能对等？冷杉的译文使读者读懂了原文的意思，而赵元任的译文使读者体验了原文的情境，两者分别对应了功能对等的不同理解方式。本文认为，在“无厘头”文学(nonsense literature)的翻译中，“读懂”的反面不一定是失败。赵元任的“炸脖”“猢子”“恁得格儿”等自创词，虽然在语义层面对读者不友好，却恰恰通过创造中文版的“无厘头”，使目标语读者体验到了与源语读者高度相似的荒诞感，这种“似懂非懂的体验”可能才是更高层次的功能对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元任的翻译策略给出了一个启示：对不可译的无厘头文字，最佳的翻译可能不是让读者“理解”，而是让读者“感受”。

参考文献

- [1] Hu, R. (2010) Zhao Yuanren's Translation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4, 425-441. <https://doi.org/10.1007/s11702-010-0106-6>
- [2] Carroll, L. (2018)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 Inky Parro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71)
- [3]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M]. 冷杉,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4] 刘易斯·卡罗尔. 走到镜子里[M]. 赵元任,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5] Zhang, Q. (2017) Creation for Fidelity—Zhao Yuanren's Translation of Lexical Nonsense in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5, 71-79. <https://doi.org/10.7575/aiac.ijclts.v.5n.1p.71>
- [6] Wilson, D. and Sperber, D. (2004) Relevance Theory. In: Horn, L.R. and Ward, G., 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607-632.
- [7] 王晔茹. 童话语篇及其英译的态度意义比较——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J]. 海外英语, 2017(20): 134-135+145.
- [8] Yu, G. (2023) Analysis of Chao's Translation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6, 1-9.
- [9]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10] 李雪伊. 爱丽丝形象中文译介史——回溯中国儿童文学之儿童形象嬗变[J]. 当代作家评论, 2020(6): 32-37.
- [11] Shi, Y. and Haroon, H. (2024) The Shift of Functions via Re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An Analysis of the Paratexts of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11, 294-311. <https://doi.org/10.1080/23306343.2024.2432218>
- [12] 张生珍. 论外国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尺度”[J]. 外国文学, 2024(2): 115-126.